

# 白色革命與伊朗暴亂

石樂三

今年一月以來，伊朗發生暴亂，一直在持續之中。起初左傾智識青年製造了反政府的示威運動，隨後保守的宗教領袖們紛起響應，兩者匯為一流，不時與軍警衝突，釀成了流血的慘劇。

伊朗石油蘊藏甚豐，在中東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其戰略地位至為重要，北有強鄰蘇俄，南與波斯灣與阿曼灣相連，且扼有油輪必經之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的門戶。一旦伊朗有變，勢將產生嚴重後果。

## 一 巴勒維的「白色革命」及其成果

世界各地多在實行土地改革，但其目標不同，效果互異。在這些地區中，其目標多集中於經濟社會的改革，期使農民生產力增高，以及人民生活水準獲得改進。也有少數國家的土地改革，除了注重經濟與社會改革之外，并特別強調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伊朗的土地改革，就是屬於這一類的型態。

伊朗的土地改革計劃，其主要目的在於：逐漸消除巴勒維國王的政敵——貴族大地主的潛在勢力；建立一個效忠王室的強大而有獨立性的農民聯合組織；讓全世界特別是美國知道，伊朗已成爲值得援助的進步國家。<sup>①</sup>

伊朗國王巴勒維（Shah Muhammed Reza Pahlevi），爲了貫徹其土地改革政策，自一九五〇年開始，即曾率先將王室在農民中的所有權重行分配，並於一九六三年末將所有王室的財產處理完畢，並分配給農民所有。國王爲改善貧苦大眾的教育、衛生及社會福利水準，曾於一九五八年特別設立了一個「巴勒維基金」（Pahlevi Foundation）。一九六一年十月，國王又設置了價值四千萬英鎊的「巴勒維王朝信託」（Pahlevi Dynasty Trust），以其收益作爲改革伊朗人民的社會、教育及衛生保健各項用途。<sup>②</sup>

註①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Spring, 1978 p. 141 "The Impact on Land Reform On An Iranian Village" By Daniel Craig.  
註②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1970-71 p. 266

一九六三年一月廿六日，巴勒維國王正式宣佈實行「白色革命」<sup>③</sup>之六點計劃，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及其他有關社會改革事項，其主旨在使伊朗的經濟現代化，並使其能達成像西方文明進步的理想社會。一九六五年，巴勒維又增添了六點改革。此項計劃的內容要點如次：(1)農民土地分配的改革。(2)伊朗的林業國有化。(3)變賣國有工業，以所獲價款用作援助土地耕種的改革所必需之資本。(4)利潤的分享：被僱用的員工在其服務的公司或工場得認購百分之二十的股本。(5)國民不分性別，在法律保護下，一律享有選舉權及同等權利。(6)設立掃除文盲工作團(Literacy Corps)。(7)設立保健工作團(Health Corps)。(8)建立經濟發展與農業擴充的工作團。(9)創立鄉村法院。(10)實行伊朗的水資源國有化。(1)都市計劃及重建。(2)重組政府各重要機關及整飭官僚政治。

此項計劃公布實施之後，曾引起國際的注視。一九六五年九月在德黑蘭召開「國際反文盲會議」，伊朗教育部長及教育專家多人應邀與會。一九六六年五月，巴勒維國王曾撥款二十五萬英鎊贈與世界反文盲運動基金會。<sup>④</sup>

上述十二點改革計劃實行的結果，無論在經濟與社會各方面，無疑地，都獲致了許多的成就。伊朗政府曾於一九七三年發表下面的白色革命十年成果：<sup>⑤</sup>

在過去十年之間，伊朗的一千七百五十萬農民及其眷屬，在土地改革下，已自農奴一躍而為土地的主人翁。

伊朗婦女在封建時代一向毫無社會地位，但自白色革命實施後，約有一千五百萬名婦女獲有選舉權，並有多名被選為國會議員。在教育方面<sup>⑥</sup>，一九六〇年僅有百分之二的婦女進入大學就讀，如今則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婦女接受了大學教育。

自設立掃除文盲工作團之後，約有十萬名地方工作團員參加教學行列，一九六三年的文盲人數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左右，如今已減少到百分之五十以下。政府曾決定一項五年（一九六三年起）掃除文盲計劃，經費預算列為三十二億二千五百萬美元，預計一九七九年文盲可望根絕。

在公共衛生方面，一九六三年開始，就有八千五百多名的醫務人員參加「保健工作團」，其中包括醫師、牙醫、藥劑師及護理人員等。在過去十年之間，他們曾醫治二千四百萬以上的病人，而尚有若干村民向未聞有醫師者，可見民智落後之一斑。

在發展農業方面，過去十年之間，約有一萬八千名工作人員參加擴展農業工作團服務，曾協助村民從事築路及架橋工作，並指導村民改善地方環境衛生設施。

在實施水源國有化方面，所有伊朗的水資源悉被收回國有，政府在過去十年之間，曾建設十二座大型的水壩，價值約計六億美

註③ 「白色革命」又名「國王及人民革命」，白色是朱流血之意，並含有和平之意義。

註④ 同上註②

註⑤ The Daily Star, Beirut, Jan. 23, 1973 By Par Vis Raein.

註⑥ Time, Sep. 18, 1978.

元。從此伊朗境內的全部地下水源完全歸政府控制，不再由少數特權階級所獨佔，解除了農民用水的一大疾苦。

在道路建築方面，政府在過去十年之間，曾完成五千英里以上的發展計劃，包括建築八千英里長的新公路及六百英里的新鐵路等項。

在工廠設置方面，自一九六三年起，已從二千八百十三座增加到六千座以上的工廠；而勞動力也從十二萬三千名增至三十萬名。

在利潤分享方面，自一九三六年以來，伊朗勞工階級都能享受優厚的待遇，除享有百分之二十的股權之外，尚可自廠方購置至少三分之一的股本。

然而，政治改革未奏功效，貪污之風，不絕如縷，社會風氣尤為敗壞，人民多崇尚物質生活，却輕忽伊朗的固有宗教道德精神，因而引起了最具影響力的宗教領袖的憤慨，且譴責巴勒維的「白色革命」徒尚西方文化，卻違背了伊斯蘭的傳統精神。

## 一一 巴勒維面臨暴亂的挑戰

伊朗政治情勢極為複雜，內有共黨的潛伏，以及宗教的反抗勢力；外則強鄰蘇俄虎視眈眈，加以受阿富汗及南葉門馬克斯主義政變的影響，數月以來，伊朗的情勢愈形惡化，而暴亂仍在猖獗之中。

巴勒維繼承王位以來，歷盡滄桑，飽嘗艱辛，在過去卅七年之間，曾經遭到多次的叛亂，其中最為嚴重的是一九五二年及一九六三年的事變。

一九五二年的事變，係由伊朗馬克斯主義的杜德黨(Tudeh Party)所煽惑。當時的總理莫沙第克(Musaddiq)，不顧國王的反對，而從英國石油公司的手中將石油收歸國有，於是，英國宣布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英國石油公司員工則被迫解僱，紛紛離去，以致伊朗的石油生產陷於癱瘓狀態，而伊朗的經濟也隨之瀕臨破產邊緣。莫沙第克政府在共黨的唆使下，乃於一九五二年八月發動政變，國王偕后逃往歐洲，未出三日，勤王軍司令扎希第將軍(Gen. Zahedi)叛平叛亂，莫沙第克被捕下獄，國王隨即返國，伊朗新政府與英國恢復外交關係，並經國會通過與英國石油公司恢復石油合作關係。

一九六三年六月，伊朗發生暴亂，當時由於伊朗回教的「什葉派」(Shi'ite)反抗巴勒維的「白色革命」，認為這項改革剝奪了一千年來教主(Mullah)的財產，而解放女子並賦予公民投票權，更是違背了宗教的法律，於是乎，教主們號召教徒羣衆遊行示威，高呼「反政府」口號。國王下令軍隊鎮壓，釀成了二百人死亡的慘劇，其中一位最聞名的教主高梅尼(Ayatullah Khomeini)。

註① 「什葉派」是回教的非正統派，其勢力遠不及正統派(Sunni)。

eni)被放逐伊拉克，最近由巴格達轉往巴黎定居。他不斷侮辱伊朗國王說⑧：「只要巴勒維在位一日，伊朗人民一日不得安寧。」最近一次的伊朗暴亂是從今年一月間開始，參加示威遊行的羣衆，最初有被共黨鼓動的智識青年，不久之後，回教教主及其信徒們紛紛參加，其人數多達十萬，據估計死亡者逾一千人，創下了歷年伊朗暴亂的新紀錄。

這次暴亂擴大到伊朗各大城市，而戒嚴範圍包括德黑蘭等十四個城市。參加示威的羣衆幾乎來自各階層，其中有極端的馬克思主義學生及保守的宗教狂熱分子；也有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以及持中間路線的商人。他們在反抗伊朗最高統治者——巴勒維國王的目標上是一致的。有些示威羣衆手持「反巴勒維」的標語，高喊着「打倒巴勒維」的口號，有的呼籲政府還給人民權利、政治自由及實行伊斯蘭法律，甚至也有少數羣衆要求恢復杜德黨(Tudeh Party)——伊朗的非法共產黨——的合法權利。此外，伊朗在歐美的留學生⑨也帶着面罩發動「反巴勒維」的示威運動。這些反政府羣衆的企圖容或不同，但其所造成的暴亂情勢，不但對巴勒維國王歷時二十七年的統治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同時也給自由世界帶來了很大的不利影響。

巴勒維國王面臨這種嚴重的暴亂威脅，不得已始採取各項緊急措施：第一，在首都德黑蘭及伊斯凡等十四個城市實施戒嚴；第二、改組內閣，並由什葉派教友伊曼尼(Sharif Emami)出任新總理(原任伊朗參院議長)；第三、宣布明(一九七九)年六月舉行全國大選，並保證自由競選；恢復各政黨(共黨除外)的自由活動；下令整肅王室家族官吏之貪污腐化行爲。

新總理伊曼尼八月廿九日組成了廿二人內閣，隨即集會決定採取必要的措施：下令關閉全國娛樂場所及賭場，禁止賭博，恢復傳統的回教曆法及成立宗教部。新內閣又於十月十三日宣布取消新聞檢查禁令。這一系列的措，旨在緩和保守派宗教領袖及反對黨的攻訐，顯示了巴勒維國王對敵對者的妥協與讓步。

不過，仍有許多棘手的問題尚待解決，例如反對派正向政府提出要求，准許伊朗人民以和平方式舉行罷工，並不得扣除他們應得的報酬，以及可能提出的解除戒嚴法令等問題。這些難題都可能爲政府「有條件」的接納，所謂有條件，即指反對派必須保證終止反政府的一切行動，包括暴亂及侮辱國王等不法行爲。

### 三 造成暴亂的主要因素

這次暴亂，人數之多，傷亡之慘重，實出乎巴勒維國王的預料。

造成暴亂的主要原因，不外內在與外在的兩大因素：

註⑥ 全註⑥

註⑨ 九月十八日時代週刊載有今年伊朗在世界各地留學生共約十萬人，其中在美國約有三萬七千名左右。

先就內在因素而言，伊朗內政的缺點是導致這次暴亂的主因，而巴勒維的獨裁統治更是主因中之最大者。自從巴勒維執政以來，在政治方面，原能做法西方的民主精神，並採取多黨政治制度。惟自一九七五年開始，則改採一黨專政，以致各反對黨組織轉入地下活動，祕密從事反政府的活動，而左傾的黨派，在國際共黨的支援下，組織游擊武力，煽惑智識青年，擾亂社會秩序，以及企圖推翻巴勒維王權。巴勒維面臨此次暴亂，也深知使用武力鎮壓手段不能加以平復，而只有向反對派宗教領袖妥協，且同意恢復多黨政治制度。

在經濟方面，伊朗實施白色革命的結果，在經濟上，雖獲有顯著的進展，例如，國民所得已從原來的一百六十美元升至二千三百美元<sup>⑩</sup>，但在另一方面，也有許多缺點，例如<sup>⑪</sup>，伊朗的通貨膨脹率，一年之內躍升百分之五十，其原因是由於美元不斷貶值，使伊朗在過去三年中石油收入短少了百分之三；房屋租金高漲，一所兩房的公寓月租需要一千元，而伊朗北部的豪華別墅月租高達五千元；進口的轎車——Mercedes 280S型，每輛價值六萬美元；鄉村的成千成萬居民擁向都市，使伊朗必須進口大量的糧食（佔伊朗農產品百分之六十）。人民生活貧富的懸殊，愈形增強了共黨蠱惑羣衆暴動的力量。

在社會文化方面，在伊朗全國總人口三千四百四十萬名中，有百分之九十三是「什葉派」(Shi'ite)回教社會，他們生活嚴謹樸實，視教主(Mullah)為精神領袖。一位最具權威的教主沙瑞特瑪德瑞(Ayatullah Shariemadari)反對使用暴力，但強烈反對國王在憲法與宗教上的立場。他認為，國會時常違犯伊斯蘭教法的箴言，破壞「什葉派」宗教意識，視賭博、賣淫及黃色書刊為現代主義的表現，而這些都是為伊斯蘭教所嚴禁。八月廿日，在伊朗阿巴丹戲院的縱火焚燒事件，導致了三百七十七人喪生的慘劇。縱火嫌疑犯已證實是一名狂熱的「什葉派」信徒。伊朗新政府已下令關閉娛樂場所及賭場，這可說是國王對保守派宗教領袖的一大讓步。

其次外在因素而言，巴勒維曾就這次的暴亂指明歸咎於國際共黨的陰謀。六月一日，他告訴記者說，「如果我們的愛國同胞不能保衛國家，那麼整個伊朗將倒向一方——即倒向設在莫斯科的非法的『杜德黨』(伊朗的共黨)。」最近他又在與時代雜誌記者訪問談話中指出<sup>⑫</sup>，伊朗絕不能讓杜德黨成為合法政黨，因為該黨扮演「蘇俄第五縱隊(The Trojan horse)」的重要角色，足證伊朗的暴亂卻有蘇俄的背景。

蘇俄對伊朗存有戒心的主要原因，是伊朗不斷的擴增軍備，以負起防衛波斯灣地區免遭赤禍的責任。據觀察家估計<sup>⑬</sup>，近二十

註⑩ Time, Sep, 18, 1978, p.25 "An Interview with the Shah".

註⑪ 全註⑧

註⑫ 全註⑩

註⑬ 全註⑥

年來，伊朗向外購買了價值三百六十億美元的各種精密武器，其中半數是購自美國，其餘則分別向西德購買潛艇，向英國購買坦克，向荷蘭購買巡洋艦。伊朗三軍總兵力二十二萬人，後備軍三十萬人，且擁有最新的F—14A型噴射機，其性能較俄製米格二五型噴射機為佳。由於伊朗軍力的強大，使蘇聯南侵波斯灣的野心，無法得逞，故利用內亂的手段以期推翻巴勒維王權，進而建立一個親蘇的共黨政權。這種陰謀與今年四月間阿富汗的赤色政變如出一轍。

#### 四 暴亂的結果與影響

伊朗經過十個月以來的暴亂，已釀成重大的損失，據估計，至少有一千二百人死亡；加以伊朗東部塔巴斯鎮及鄰近四十多個村莊，於九月十七日突然發生巨大地震，其震度在七點七級左右，為今年全世界最大的一次地震。據伊朗政府統計，整個災區的死亡人數已達二萬五千人，塔巴斯一萬三千名人口中，僅有二千人倖免於難。伊朗於暴亂之外復遭此天災，真是「禍不單行」。

現在保守派的宗教領袖及馬克斯主義份子，又採取一種新的罷工方式反抗政府，這種方式猶較暴動狠毒，因為倘若罷工範圍擴大，國家經濟將受到嚴重損害，甚至巨大的石油生產也可能陷於停頓。

伊朗新聞界對此已有所響應，德黑蘭幾家報館開始罷工，並要求政府解除新聞檢查限令，其結果，已使首都多日未見報紙發行。伊朗新政府鑒於事態的嚴重，不得已始接受此項要求解除新聞檢查的限制。

據西方財政專家觀測<sup>④</sup>，由於暴亂的結果，已使伊朗的經濟發展大受影響，如果動亂持續進行，伊朗政局，必將愈形惡化，在這種情勢下，伊朗可能同時爆發一系列的財政上的「定時炸彈」。其一，伊朗政治情勢的不穩，意味着銀行團的借款率已在不可避免的緩慢下降之中。由於許多外國銀行受到伊朗時局的影響，對於長期性放款並不熱中，這樣，將使伊朗的財政狀況趨於惡化。其二，爲了因應緊縮通貨政策的需求，伊朗財政當局，自今年起採取一種大量提取外匯準備金的措施，截至目前爲止，政府所存的準備金數額，已自一百十億美元減少爲六十八億美元，而政府今後仍將繼續提用。庫存準備金的逐漸減少，勢將影響財政金融上的調節作用，而最後可能導致經濟枯竭的危機。

在國際方面，伊朗的中央公約組織（CENTO）盟國——美英兩國，均對伊朗的政治不穩深表關切，惟恐影響該地區的區域安全。卡特總統曾致電巴勒維國王表示美國的全力支持；英國駐伊朗大使巴爾遜斯也曾向伊朗政府轉致英國首相賈拉漢對巴勒維國王在政治危機中的極力支持。巴基斯坦總統紀亞在這次暴亂中訪問德黑蘭，並與巴勒維面商機宜，共同防禦蘇俄南侵的陰謀。

波斯灣產油王國也對伊朗的暴亂表示憂慮，沙烏地國防部長及外交部長今年四月前往德黑蘭訪問，曾與巴勒維國王商討有關集體安全制度，以保護該地區免遭『共黨顛覆』及『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科威特王儲肯定的表示：『國際共黨在奪取阿富汗之後

<sup>④</su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 20, 1978 "Shah on a downfall slide". By Andrew Whitley.

，現在尋求控制伊朗之中。」

這些國家所給與伊朗的同情與支持，不啻對巴勒維國王增強了很大的「定心力」。

## 五 制亂的可能有效途徑

當前伊朗政局仍在動盪不安之中。伊朗政府爲了安撫反動派的首領，乃於十月一日正式宣布一項大赦命令，使所有被逮捕的反動份子得以恢復自由，前被放逐國外的「什葉派」領袖高梅尼（Khomeini）也包括在內。

伊朗政府官員表示，上項大赦令，將使數萬名在歐美的留學生返國服務，不必畏懼國王的祕密警察（SAVAK）予以逮捕。

然暴亂份子罔顧這項大赦新措施，依然鼓動擴大罷工運動，使伊朗情勢更爲惡化。據最新外電報導，目前伊朗情況至爲混亂，幾已陷於無政府狀態。由於工潮的逐漸擴大，若干工商業陷於窒息狀態，而石油生產也完全停頓，即世界最大的阿巴丹煉油廠亦在停工之中。更由於工潮擴至郵政及銀行方面，使一般商店無法繼續營業，其嚴重程度，可見一斑。

無論伊朗情勢如何險惡，一般相信，只要伊朗三軍能繼續效忠王室，巴勒維國王的地位，似乎不致有所搖動。但是，筆者認爲，巴勒維欲扭轉此一危局，必須注視下面幾點原則：

**第一、實行民主政治：**巴勒維國王多年的專制統治方式，可能是導致暴亂的根源。他雖然努力促進伊朗的現代化，但未能創造一個現代化的有利條件，也低估了反動派的勢力。巴勒維可能認爲，只要能使伊朗的經濟獲得改善，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就可以消弭人民的反抗。其實不然，巴勒維的這種落伍觀念，是經不起今日民主時代的考驗的。美國許多觀察家認爲，巴勒維的失敗，是因爲他未能創造一個全民參與政治的民主制度，也未能給予智識份子應有的實際參政的機會，這樣，才形成了伊朗的政治真空狀態。所以制止暴亂的根本方法是必須實行民主政治。

**第二、檢討「白色革命」的得失：**不可否認的，巴勒維的「白色革命」是一件歷史貢獻，曾博得舉世的讚揚；但是，在實行過程中，伊朗政府過於注重經濟的改革，而忽略了政治的改革，以致發生若干弊端，如官僚政治未獲改革，助長了政治上的貪污腐化，以及社會風氣的敗壞。伊朗的「什葉派」宗教家認爲，社會風氣的敗壞，是巴勒維的政治「西方化」的必然結果。美國的觀察家也認爲，「巴勒維在經濟和外交政策上是可想像的而具有彈性的，但在政治上是適得其反的。」野心家就利用此一弱點，在社會各階層加以煽動，而導致了今日不可收拾的局面。巴勒維在接見時代週刊記者訪問時也承認自己輕忽政治改革的過失，他願意承擔這項過失。同時他還比喻說：「我們容易建立一座大工廠，但你如何造就政治家？」<sup>⑮</sup>重行檢討「白色革命」的得失，是伊朗謀求政治

安定的重要措施。

第三、堅定反共基本立場：這次伊朗暴亂的火燄，是由蘇俄扶持下的伊朗共黨——杜德黨（即人民黨）所燃起的。伊朗政府的施政方針，一向是以『反共』為基本原則；但巴勒維基於地理上的理由，而與莫斯科保持適當的外交關係，並在經濟上達成了若干經濟合作協定。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厥為伊朗與毛共建立了所謂外交關係，且在莫斯科與北平之間採取了兩面外交，企圖假毛共以鉗制俄共。又正當暴亂之際，華國鋒的這項聲明觸怒了伊朗的左右兩派份子，使反巴勒維的暴亂變本加厲。巴勒維不欲國家安定則已，如欲求安定，則必須捨棄『親共媚共』觀念，而堅定反共的基本立場。

此外，伊朗為防止蘇俄的軍事威脅，對外仍應採取兩項措施：

第一、加強中央公約組織（CENTO）：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及英國為該組織會員國，美國雖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但有資格出席該組織的部長會議，且為該組織前身巴格達公約（Baghdad Pact）的創始者。中約組織旨在防禦蘇俄勢力的南侵，但可惜未能發揮效能，形成了名存實亡的現象。如今，中約盟國中不獨伊朗有暴亂發生，土耳其及巴基斯坦情形亦然。土耳其多年以來，政治情勢一直在動盪不安之中。據土耳其總理艾西維特最近告訴記者說<sup>⑤</sup>，一年以來，土耳其死於暴動的青年已達四百七十八名。最近土耳其左派之間已開始出現新的恐怖行動，特別是毛派的游擊隊。一家親毛的土耳其「艾丁尼克」日報，已向土耳其陸軍展開猛烈抨擊，譴責進行撲滅社會主義者的高級軍官。巴基斯坦的政治情況，猶較伊朗、土耳其兩國為甚，由於前總統布托的親毛路線，結果招致了人民的公憤，而發生一次不流血政變，布托政權終於被推翻，且以叛國罪名被判處死刑，尚待執行之中。此地區的政治不安，自對蘇俄甚為有利，因此，中約組織之加強是刻不容緩的。

第二、建立波斯灣地區集體防禦體系：波斯灣地區的石油生產量佔自由世界總產量的三分之二。伊朗繼英軍撤出波斯灣後負起了保衛該地區的責任，並建立一支強大的波斯灣軍事力量，其中包括最新式的導向飛彈驅逐艦隊及各種新型的噴射機羣；而且正在擴張其在阿曼灣及印度洋的海空軍勢力，以達其控制整個南亞地區的雄心。伊朗人與阿拉伯人之間在歷史上是敵對的，加以伊朗一九七一年從阿拉伯酋長國手中奪取了兩個小島，使相互間的關係更為緊張。近年來，由於國際共黨的顛覆活動，再以伊朗情勢的殆危，阿拉伯產油國深恐暴動波及波斯灣地區，沙烏地阿拉伯特別呼籲阿拉伯人給予伊朗的支援，且派國防與外交部長趕往德黑蘭商討大計，可見組織聯防機構的時機成熟，美英兩國似應利用其對該地區的特殊關係，並透過外交途徑早日促成共同防禦體制的建立。

註⑤ Ankara, Turkey, Oct. 13 (Reuter)

白色革命與伊朗暴亂

一九七八、十二五光復節完稿

（45） 一五七